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四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六

裴秀

裴秀

裴秀 顧楷



後進領袖

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韶自然玄靜守貞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爽乃辟為掾○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彞陽侯攸攸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抚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受禪加左光

作禹貢地域

制朝儀

祿大夫封鉅鹿郡公父之詔以秀為司空秀儒李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躰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謚曰元子顧魚毀反顧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

裴秀 裴顧

武庫
五兵
一時
之傑

言談
林藪

著崇
有論

清通
簡要
玉山
照人
得

承周勳見而歎曰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累遷侍中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
 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
 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大醫權衡卒不能用○崇廣嘗
 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辯論豐博廣笑而不言
 時人謂顧為言談之林藪賈后母廣城君即顧從母
 也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
 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顧深患
 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藉素有高名於世口談
 浮虛不遵礼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盡
 奪天盛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
 有之論以釋其蔽趙王倫篡逆遂誅顧謚曰成
 指字叔則秀之從弟也明悟有識量少与王戎齊名
 賈充改定律令以指為定科郎事畢詔指於御前執
 讀平議當否指善言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
 缺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玉我聞要皆
 其選也於是以前指為吏部郎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
 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
 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武帝初登祚採策以下世數多
 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指正容儀

飲狂
王禮

有知
人之
鑒

八
方
王

和其志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力歲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与石崇酣讌漫傲過度崇欲
 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
 亦乖乎崇乃止楷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
 以宅与衍与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後為中書令
 加侍中与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处
 勢妻父王渾為楷請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橋居郡界未知
 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首目爰佚之曰爾爾如
 入宗廟中但見礼樂諸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
 戟在前傅嘏汪翔廓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
 深遠楷卒有五子輿璜憲礼遜璜字国宝為中書郎
 風神高迈特為王綬所重每從其遊綬父戎謂之曰
 国宝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国宝雖不知綬綬自
 知国宝○初裴王一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裴
 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綬緯比王澄璜
 比王敦遐比王導頴比王戎說比王玄云

史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
 之名流多以幹翽相許自家光固豈陳騫之謂哉秀

則声盖明僚相為領袖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為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湏才才得世至高立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筵嫡皇鍊石晉國開祕顏有清規冰家來媚

衛瓘 恒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也父觀魏尚書瓘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閔卿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无所親踈其為傳噉所重謂之籟籍武子咸寧初加侍中令性嚴

性嚴以法御下

一臺 二妙 可憐 此座 可憐

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与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大康初迁司空瓘以魏立九品且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季里選与太尉亮等上疏武節善之而卒不能改憲謂之為太子也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謔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後遂使廷王

序古
文

序篆
書

八体
書

瑋矯詔誅璠子孫等九人同被害字子伯

恒字巨山累轉黃門郎恒善書隸書為四射書其
序古文曰昔有沮誦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
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
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
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
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声者以類為形配以声
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
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声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
三代其文不改云云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世謂之籀書者也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
程邈為衛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
大篆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自秦壞古
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
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
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云云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

衛恒 六已五

序隸書

序草書

乘羊車入市

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蒙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指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于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崔觀者以饑酒計錢足而減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切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懸鵠書者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且官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公八分皆弘法也云云○漢吳而有草書至章帝時杜度後有崔寔皆稱工弘農張伯英下筆必為指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猶至其書羅叔景趙元嗣者為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東有大畧兒劉劭博及少瑾為楚王瑋所構因而遇害子瑒玠玠字叔宝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瑾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竟我形穢又嘗語人曰与玠同遊固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无不咨嗟以為入微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

婦公
水清
玉潤

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
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
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
水清女婿玉潤○父之拜太子洗馬玠以天下大亂
移家南行轉至江夏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
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
衛氏權貴門戶今望之人乎於是以身妻焉遂淮豫
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輒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
論弥日敦謂輒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
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

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
之容至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
遂其永嘉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
於南昌○後劉琨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
方衛洗馬否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恠又云
杜乂膚清叔竇種清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
當時第一云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

衛玠 張華六已十

焚我

有台
輔之
望

武庫

台星

其才以女妻焉。其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奇。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晝日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產。初，帝潛與羊祐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兵城進，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又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詔皆所草定。聲譽益甚，有台輔之望焉。惠帝即位，以華

為太子少傅，與三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揚駁所忌，皆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令，垂紫綬，固辭開府。華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學，更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華遂盡忠匡輔，弥縫補闕，雖當閔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封壯武郡公。後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僕，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華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少子璉以中台星圻，勸華遜

戰書
三下
乘

蛇化
為雉

斗牛
間氣

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及倫秀廢費后詔稱詔召華與裴頡俱被收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朝野莫不悲痛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使必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戰書三十乘祕書監甄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醃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脫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音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声聞數里○初兵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乃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華曰僕祭之矣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

華曰是何祥也煥曰王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
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
得玉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
章豐城華曰欲得若為守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
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
太阿其父斗牛間氣不復見矣煥以南昌石山北岩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
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
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
側華以南昌王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
乃干將也莫邪何不復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
失劍所任煥卒于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
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蟠旋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
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華
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干將
莫邪

劍躍
延平
水中

著博
物志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本兵家子少為縣小吏功曹夜
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
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笈笈不成卞教之數言卓
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
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卞後從令至夜得入太
學試經為臺四品史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盜
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或謂卞曰君才簡畧堪大不
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累迁散騎侍郎除
并州刺史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為涇昌小吏者十餘

才簡畧

人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忠孝
猶人
冠冕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漢皇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
可言冒亂方疑則事睽其趣公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猨網同嗟
承劔那家殄瘁未亦傷哉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六

劉卞十一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七

宗室列傳

安平王孚

義陽成王望



達号八

議銘
旌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字長兄朗字伯
 達宣帝字仲達字秉植字季達伯字顯達進字惠達
 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
 温厚廉讓博涉經史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嘗罹罪
 譴字往省之遂与同处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
 有俊才清選官属以孚為文文掾植負才陵物孚每
 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掌
 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
 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谷云似兄天子曰復何
 憂哉轉度支尚書魏明悼後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
 而書魏或欲兩書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
 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与往相代別耳非
 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帝稱皇帝地稱后土
 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
 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族以自彰是以春
 秋隱公二年經曰二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
 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雖見
尊寵
不以
為榮

追鋒
車

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夫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
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
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
伯姬卒書國稱姓出所以異乎夫王后也。由此考之
尊稱皇帝赫无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
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
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
同於往古之夫人也。垂經典之大義非所以垂訓將
來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字議。元會詔字乘
輿上殿又給以雲母轝青蓋車字雖見尊寵不以為
榮。宜有愛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温縣司馬
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
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薨年九十二。子望。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寬厚有父風。至孝廉辟司徒掾
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与裴秀王沉鍾會並見
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内戚急有召使至以望外官特
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
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寇關中及
望至廣設方吏維不得為寇關中賴之薨。

范陽王綏

好孝
聖書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李弟也初為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熈

熈字武會少好孝馳名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惠帝西遷熈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哺血而盟推宗海王越為盟主熈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預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熈自拔渡河王浚表熈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人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越與熈西迎帝於是奉天子還都拜熈為司徒永興三年薨

敬王恬

敬王恬字元愉魯邁御史中丞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柏溫屯中堂呼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疾風
草勁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實號之尊兄弟受曹衍之祉以為歷紀長又本支百出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聞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之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

范陽王綏 敬王恬 七十三

流

故能位班上列。身年眉壽。清微至載。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擊。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支庶。實謂國植。新蔡南陽。俱泣方嶽。但王室多難。中原先梗。表義執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誰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靈。面肆亂稱。兵內悔懷。忠奮發建義。相州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亦世身列。豈不休哉。勳託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馮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措紳切齒。以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滿定。昔以黷猶在。淮南寢謀。周抚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已正。異代同規。詩云。貽伊戚。其勳之謂矣。晉陽嬖孽。枝葉守約。懷逸樓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貞播。由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名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無喪誰閔殉義力屈忠揚勳自貽厥名墮身亡順不物忌流播遐方

扶風王駿

扶風武王駿字子藏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
經籍見者竒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
後封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仗大妃隨兄亮在官駿常
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愛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
好文能著論与荀顛論仁孝先後又有可稱及齊王
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其
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也如此

梁王彤

梁孝王彤字子微清脩恭慎無他才能武帝踐祚封
梁王父之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
嘗大會諸參軍王銍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
亦啗大亦啗故難銍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
亦啗為誰曰虜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銍曰天下
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
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襖以為清銍曰朝野望公
幸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單衣補襖以此
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二年薨喪依汝南文
成王亮故事博士蔡克議謚曰彤位為宰相責深任
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

單衣
補
為清

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宋有傷氏
之亂華元自以不能若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
室卑而不止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食
之臣而况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敗法將
安施謹案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
勤宜諡曰靈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
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
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臣而因亂不能
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季謂
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
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
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鈞之隙亦能託
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
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
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
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後追訴
不已故改焉

齊王攸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
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推擢才望出武帝之

內附
景附

右宣帝母器之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稍米乾飯雜理中允進之收泣而不受司馬懿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日盡無極之哀與顏閔弟孝喜躬自進食彼不得已為之強飯○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收揔統軍事撫而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彼奏議曰昔聖王封建方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出居則人心愉幸人無常上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二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御世明罰飭法鞭扑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贖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於古人之節如有所關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

務農
重本
國之
大綱

禁奢
飛

內外祇肅。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收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黃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帝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者，無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失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亩。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憂飢餓哉。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染化日淺，糜財害穀，動復方計，宜申明舊法，以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庫。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數年授太子太傅，獻歲於太子，世以為工。○初，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後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紘疾攸構於帝，攸知積怨，歐血而薨。○攸以礼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

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怕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誨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万方屬意既而地疑政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葛章之邪謀武皇深冀子之懃愛遂乃褫龍章於衮服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途歿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與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云邦國殄瘁攸貫有之護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濟濟諸凶魁凡參爨始幹雖靜退性乖怕理彼美齊文宣亦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木摧
蘭燒

名公摘選晉書詩節卷之七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沉

文籍先生儒林丈人

王沉字敷道太原晉陽人好書善屬文累轉秘書監
正元中典著作與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
若陳壽之寔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
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
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父)帝召沉及王業告之
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
主甚為眾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至鎮

求言

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蜀
堯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有日未
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王薄褚碧
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
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而
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遂從碧議泰始二年薨
謚曰元

荀勗 遼閭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
屬文累遷(父)帝記室時官騎賂遺求為刺客入蜀勗

王沉荀勗八已一

聘書
勝十
萬衆

牛鐸
諧樂

是琴
新

為中
經

省吏
省官
省事
清心

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且杖正義以伐違貳
 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
 稱善後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
 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
 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國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賈
 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紇曰賈公遠救吾等失勢大
 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姻則不留而自停矣勗
 與紇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
 佐君子有閔睢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其為正官者
 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之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
 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
 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
 遂下郡國采送牛鐸果得諧音又嘗在帝坐進飯謂
 在坐人曰此是勞新所收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
 云是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祕書監及得沒
 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
 不如省官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肅曹相
 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
 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

荀勗八已二

奪我
鳳凰
池
進善
不止
退西
不休

二荀
兄弟
孰賢

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
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
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
太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
自息浮華者懼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
蘭臺宜省付二府然施行濂茂世之所習是以久抱
愚懷而不敢言太康中進儀同三司開府辟召時帝
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
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
賤勗久之以勗守尚書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
失之甚困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
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今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隔
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
帝言苟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苟公達之退惡不退
不休二今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勗久管機密有才
思操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如終全其寵祿
太康十年卒勗子藩藩二子邃陞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陞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
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後國嘗從參商王度
曰二荀兄弟孰賢度答以闡才明過邃帝以語度其

荀勗八已三

亮曰遂真粹之地亦闡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參席
上之
珍

晉書 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侮吝斯及有莘之賤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於居晉為帷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泚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疾黎仁義之方求之弥遠矣直祖謁由捧雉孕本尚質終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乃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種虜遷播乘輿遂使漳塗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激世能之外府惡後毒鋪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說斬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如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痛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一苟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詘踰里成詠勳之階獨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公勳雖張

勳
勳

心消楚費過踰晉伍爰紛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問青繩之詩不作
矣

贊 甄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戚臨淮
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耿傾齊附魯是為
蟲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賈充 謚

岳長
法理
有平
反之
稱

賈充字公閔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晚始
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襲父
爵為侯累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高貴鄉

定新

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
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
躡**國**受禪充以建明太命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
國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後代裴
秀為尚書令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
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
疾之及氏薨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
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京一州諸軍事
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
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謁于夕

荀勗
私進
計

郭槐
妬忌

目瑣

陽亭荀勗私焉文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
 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寔難獨有結婚太
 子不頓駕而自留美文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
 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如事勗因言文女宜配儲宮
 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先是羊祜密啓
 留文及是帝以語文文謝祜曰始知君長者咸寧
 三年日蝕於二朝文請遜位不許寵倖愈甚朝臣咸
 側目焉太康二年薨時年六十六○文婦廣城君郭
 槐性妒忌初文子黎民年二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
 見文入喜笑文就而拊之槐望見謂文私乳母即鞭
 殺之黎民慈念而死文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
 韓謚為黎民子奉文後

謚字長深母賈午文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
 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文辟為司空掾文每宴賓僚
 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
 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
 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尤麗艷逸端
 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文文遂
 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動捷過人踰垣而
 至家中莫知惟文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

賈充八已六

死女
盜香
遺毒

四女
二子
一曰

封后
父光
亂

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死其
 女密盜以遺壽元僚屬而壽識如聞其分韻極合於
 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
 得入乃夜中佯驚託言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爰左
 右白言无餘異惟東井用如狐狸行如充乃考問女
 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
 常侍河内尹卒。諡好孝有才思既為充嗣權過人
 主歌僮弄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内輻湊石崇歐
 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批美虞賓諸葛亮王粹杜
 育鄒捷左思出佳甚劉瓛和郁周恢索秀陳軫郭彭許
 猛劉訥劉興劉琨皆付會於諡號曰二十四友。廣
 城君西起起為祕書監掌國史諡既親貴數入二宮其
 愍懷太子遊處无降屈心城都王穎正色曰太子國
 之儲君曹諡何得無礼及趙王倫廢后召諡戮之

楊駿

楊峻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
 軍迁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訖之曰夫封建諸侯
 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養盛弘内教也后父
 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褚詵郭亦并並表駿小
 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

賈充楊駿八已上

下無事不復黃心方幾惟耽酒色請謁公行而峻及
玠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二楊之號駿弟玠濟並有雋
才數相諫止峻不能用孫楚素與峻厚說之不能從
賈后欲預政事而憚峻未得逞其所欲孟觀受賈后
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

史言賈充以詔誅賈賈乃筆常材幸屬昌辰蓋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惟魏朝之博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於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身之祭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嗣惡稔之餘基

縱茲邪之凶德燭茲茲婦索彼推家雖及誅夷曷云
寒責昔當宴關前則公問其佳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
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
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
佚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是以先言獲宥文
珺識同曩列而罰異昔日人非矣

贊曰公問便佞心乖雅正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
承緒凶家亂政瑣二文長遂居棟梁據其非位乃底
滅亡玠惟先覓亦罹禍殃

魏舒

為外
宅成
相

魏公
舒

少沐
郎官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審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性好騎射著葦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主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不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營之常振其匱之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軍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對東升第人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心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筭而巳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軀閑雅發无不中率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及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

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自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帝拜右僕射舒與衛瑾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司徒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

辭榮善終

之九族家无餘財備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喪號震為殺公豫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母稱疾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弟表送章綬帝不得已從之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年八十二薨

劉寔 知言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李丰約緘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累歷吏部郎參相國軍事以出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諫論以矯之其辭云云寔再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累以夏受賂免官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傳何不見一切磔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之一言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於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

行高 一世 諸子 不道

佛留劉寔 八十七

使人
神思
清發

萬邦所以崇顯至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用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公之上歲餘薨時年九十一○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與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輒薄者寔亦寔不以命意自少及老篤孝不倦弟智

智字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新貝給讀誦不輟

竟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智為穎川太守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史目目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縷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巨止色詩云具人敗類豈劉寔之謂歟

晉目舒言不矜寔對下乘子真寔茂雅志難陵進忠能奉退讓收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八

劉寔八已十一

